

暗夜迷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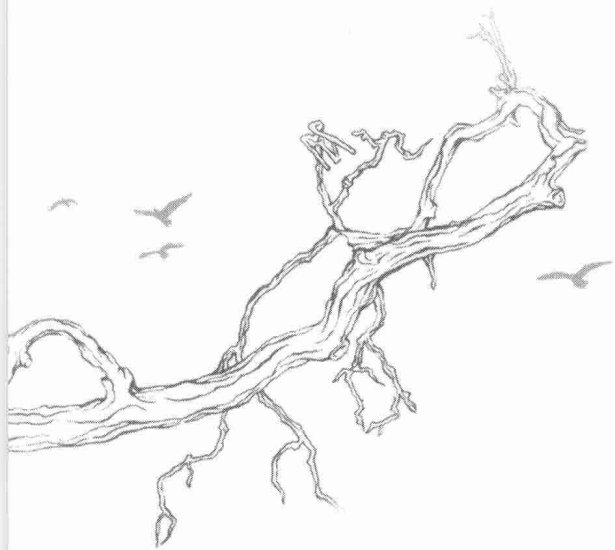
【暗夜迷情】
安娜芳芳 著

耳边还仿佛有人在一遍遍地叫着
“生死簿、生死簿”……

狄仁杰探案·贰

暗夜迷踪

安娜芳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夜迷情 / 安娜芳芳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229-02028-6

I. ①暗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0272 号

暗夜迷情

ANYE MIQING

安娜芳芳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封面绘图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吴庆渝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239 千

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2028-6

定价: 24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.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- 【第一章】 寒夜· 001
- 【第二章】 冰河· 025
- 【第三章】 乱局· 047
- 【第四章】 凶宅· 071
- 【第五章】 新年· 095
- 【第六章】 昙花· 119
- 【第七章】 投亲· 141
- 【第八章】 边城· 163
- 【第九章】 黄雀· 187
- 【第十章】 转机· 211

【第一章】

HANYE

寒夜



大周圣历二年，岁末。

除夕将至，神都洛阳的上空连日来阴霾不散，漫天的风雪无论昼夜呼啸翻卷，洛阳城的百姓挨过整整十五个黯淡肃杀的冬日，终于才在除夕前两天盼来了久违的阳光。可惜这严冬中的阳光是如此衰弱而勉强，竟无法给人带来一丝暖意。但无论如何，辞旧迎新的时刻还是不可阻挡地到来了。

太初宫前，则天门巍峨的飞檐上狂风卷起积雪，把阳光反射成跳跃的点点亮金，映得人睁不开眼睛。重重宫墙之间肃穆寥落，殿宇楼阁中不见半缕生气，若不是偶尔有一队神色紧张匆匆而过的宫娥内侍，这个地方已然安静得仿佛被所有的人抛弃了，更别说有一点点节日的气氛。

则天女皇的内寝——长生院内，齐刷刷跪着一批御医，个个在寒风中哆嗦成一团，虽然眼前那扇紧闭的宫门内无声无息，这些人却不敢有丝毫动弹，只是深深地埋着头。

长生殿内，绣金蟠龙的厚重垂帘自顶而下，袅袅的烟雾在垂帘两侧盘旋，清冽的药香和淡雅的沉香糅杂，依然掩盖不住一股令人不快的衰败之气，这是垂垂老人身上才有的特殊气味，在病重的老者身上更显浓重，谁都知道，这气味正是来自于那不可阻挡地逼近的彼处。

无声无息中，垂帘被轻轻掀起了。在外殿中坐了一上午的几个人齐齐抬起头来，垂帘内刚走出的那人身上，立时被几束目光牢牢盯死。目光中有期待、有疑问、有谄媚、有怨忿、有鄙视、有冷漠，还有憎恨，不一而足。

张易之，施施然端立在众人之前，脸上顷刻间呈现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：“太子殿下、相王爷、梁王爷、公主殿下，皇上好多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也不等回答，便款款落座，镇定自若地环视周围。

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长吁口气，梁王武三思抢先开口感慨：“天佑吾皇，天佑吾皇啊！”接着，他略带夸张地朝张易之拱了拱手：“五郎、六郎这些天来衣不解带，在圣上身边尽心侍奉，殚精竭虑，总算令圣上转危为安，真是劳苦功高啊。”

张易之含笑点头，却听一旁端坐的太平公主轻哼一声：“五郎、六郎侍奉得越好，越发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中惶恐。母亲病了这些天，我们竟连面都见不着，更别说亲自侍奉了！这若是让天下百姓知道，只怕二位哥哥和我，都要被人唾骂。”

李显瞥了瞥太平，朝张易之略一颌首道：“五郎、六郎辛苦了。圣上既有好转，不知道此刻是否可以面圣问安？”张易之轻轻欠了欠身，微笑道：“圣上已睡

熟了。请太子、王爷、公主殿下放宽心，快回去休息吧。”

李氏三兄妹相互看了一眼，李旦沉稳地说：“既然圣上已经睡熟，我们便先回去了。只是眼前有件要事，还请五郎待圣上醒来后请示圣上：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六，两日后即是除夕，按例宫中有守岁和朝贺之礼，正旦更要宴请四夷使节，以示我天朝恢弘之气，然以现时圣上的龙体，恐怕……”

张易之含笑点头，道：“这事我记得。圣上病体虚弱，恐怕近几日里都不能劳累。不过新年朝贺也是件大事，还是应该郑重对待。”武三思接过话头：“这事儿还是请圣上来决定吧。圣上虽染微恙，但毕竟是九五之尊，天佑之地仰之，除夕守岁和新年朝贺，圣驾亲临，方能给我大周带来新一年的吉瑞祥和。更何况我大周如今四海升平、国力强盛，威仪达于天下，各国竞相依附，使臣纷至沓来，那些番邦夷狄对圣上景仰已久，都等着借新年朝贺之机一睹圣颜哪。”

李显连连点头：“梁王所言甚是。”太平公主轻笑一声：“话虽如此说，母亲毕竟年事已高，又兼大病初愈，不宜过度劳累。我倒觉得，此次新年大典，如由太子代替圣上主持，既能替母亲分忧，又能令太子在百官和各国面前立威，不失为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。”武三思听着太平的话，面色一变，想要开口，却又忍住了，只是冷冷地扫了李显一眼，随后便盯牢张易之的脸。

张易之倒是泰然自若，脸上依然堆满了笑容，慢慢环顾一圈众人后，方才说道：“待圣上醒来，易之一定请圣上示下，你我只需耐心等待便是。再说，新年朝贺的一概礼仪庆典，鸿胪寺已经准备了两个月，圣上此前就交予太子殿下督管的，想必是万事妥帖。”

李显道：“周梁昆任鸿胪寺卿已有多年，他办事还是很可靠的。昨日我还与他一起审阅了庆典和朝贺的安排，端的是一应周全。”李旦仔细听着他的话，不由笑道：“圣上既然将礼仪庆典都交由太子殿下主理，可见对这新年朝贺的事情已经有了打算。我们还是先回去等待旨意便是了。”

武三思率先离开，李氏兄妹随后也出了长生殿。来到长生院前，李旦看着那一群在寒风中已经跪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御医们，皱起眉头，凑在李显跟前耳语了几句。李显犹豫了下，提高声音问了句：“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”一旁的内侍赶忙回道：“昨晚圣上发病，他们就在这里候着了，一直到现在。”李显摇摇头，吩咐道：“圣上已然安寝，留二人在此待命，其余人等都先散了吧。”太平公主朝他点点头：“显哥哥，你刚才战战兢兢地回张易之的话，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些人可都是张易之叫来的，你此刻倒把他们遣散了，就不怕张易

之……”“太平!”李旦轻叱一声,李显却已经面红耳赤,嚅嗫道:“我怕他?!我不过给他们兄弟二人一个面子罢了。”

太平公主轻笑:“显哥哥到底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啊。”李旦忙道:“好了,好了。太子,我看这回母亲病得不轻,主持新年庆典的事情应该会落在你的头上。你还是要慎重对待啊。梁王心中肯定不痛快,说不定会给你设置些麻烦。”李显忙问:“啊?他会设置什么麻烦?”李旦道:“我也说不好。只是给你提个醒。那个周梁昆是效忠圣上的人,我看他倒一直很谨慎,在我们和梁王、魏王之间也从未显露出任何亲疏向背。我想,太子只需多多依赖他便是。”他停了停,又道:“另外,太子也可以向狄阁老那里讨些建议。”

李显轻轻叹了口气,道:“狄阁老倒是衷心可表,可惜自从并州致仕回来,我看他的精神大不如前,并州的案子似乎对他打击很大。至于那个周梁昆嘛,为人确实谨慎可靠,但也深不可测,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是圣上最信任的臣子之一,在鸿胪寺卿这个位置上坐了不少年,论起礼仪外事,他是大周朝第一人,这些天对我也是恭谨有加。可是他的心思倾向,却难以捉摸。”

太平公主道:“这也可以理解。而今圣体不宁,朝局纷乱,像周梁昆这样的老臣重臣,一定还在审时度势,待价而沽吧。”一阵寒风吹来,她微微打了个冷战,笑道:“二位哥哥,咱们就别站在这里吹冷风了。快过年了,都有一大堆的事情,咱们还是忙各自的去吧。”看到李显一副困惑忧虑的样子,她又柔声道:“显哥哥,如今你是大周朝的太子,母亲这两年对李姓宗嗣改变了态度,局面比前些年要好得多,朝中还有像狄仁杰这样一心维护李唐的忠臣,你大可不必太过担心,倒反而束缚了手脚。”

李显苦笑了一下,点点头不再说话。兄妹三人缓缓步出长生院,沉默地沿着宫中的甬道向外走去。头顶上,久违的阳光再度被厚重的阴云遮蔽,身上虽然穿着最昂贵考究的裘服锦袍,严寒依然侵入骨髓,这真是个令人心悸的冬天。

长生殿内,张易之蹑手蹑脚地回到垂帘后面,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,宽大的龙床上,武则天还是轻轻哼了一声。张易之赶紧凑上去,半跪在床边,轻轻握住武皇伸出的手,低声道:“圣上,您醒了。”

“嗯。醒了一会儿了。你们在外头说的那些话,朕都听见了。”武则天虚弱地半闭着眼睛,慢悠悠地说。张易之轻笑道:“真是什么都逃不过陛下的眼睛和耳朵啊。”一边说着,他一边仔细端详着掌心里那只微微颤抖的手,手背上暴露的青筋和深褐色的老年斑,令得衰老一览无余。

武则天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这次新年仪式，看来朕是不能主持了。”张易之仍然轻笑道：“圣上不想主持就不主持，谁还敢说什么？”武则天睁开眼睛看他，摇摇头道：“你啊，就是个鬼精明。六郎就比你单纯得多。”

张易之朝龙床的另一侧看去，只见张昌宗蜷缩成一团，紧闭着眼睛睡得很熟，不由会心一笑：“陛下，五郎知道您更疼六郎，您又何必老把这挂在嘴边。您就是我二人的天，就算我显得精明些，那也是为了讨圣上您开心。”

武则天捏了捏他的脸，佯作愠怒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朕真是把你们俩给宠得不像话了。”停了停，又正色道：“五郎，传我的旨意，今年的辞旧守岁和百官朝贺典礼，均由太子主持。并命鸿胪寺卿周梁昆即刻为太子安排一切礼仪所需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”

“是。”张易之毕恭毕敬地答应道。武则天又合上眼睛，朝他摆了摆手：“你去吧，朕要睡了。”张易之躬着身子退出垂帘，匆匆往长生殿外走去。刚一迈出殿门，他便深深地吸了口户外凛冽清爽的空气，耳边传来几声聒噪，举目眺望，一群乌鸦高高盘旋着，朝着万象神宫的方向飞去，三天后的正旦，太子就要在那里接受百官朝贺和各国使节的新年上贡了。

大周鸿胪寺的官署坐落在皇城的东南角，北接重光门，东临宾耀门，距皇太子的东宫仅一步之遥。因鸿胪寺承担着朝会、宾客、吉凶礼仪等涉及国家体面的重要事项，其官邸建造得气派恢弘、华美庄严，竟比中书省的宰相衙门还更显得堂皇富丽。年关将至，作为各国使节朝拜天朝的第一个集散点，这整座二层楼的衙所更是锦幡飘扬、灯彩焕然，布置得既绚美又庄严，官衙前各色官吏和外吏番使人来人往，从早到晚忙碌异常。

不知不觉，冬夜已至。暮鼓刚刚鸣响，往日这个时候，整座皇城都会陷入寂静。但是这些天情况却不一样，天津桥前的端门虽已关闭，两旁的左右掖门依然敞开着，为了新年典礼做准备的车马人员川流不息地出入皇城，鸿胪寺官衙内更是灯火辉煌，一千官员人等还在打足着精神，为了这一年一度的庆典废寝忘食。

鸿胪寺正堂上，鸿胪寺卿周梁昆端坐在案前，正在听鸿胪寺少卿刘奕飞陈报公务。周梁昆年逾六十，中等身材，瘦长干瘪的脸上蓄着一部山羊胡须，黑灰色的胡须中夹杂着几缕花白。而少卿刘奕飞则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貌不出众但却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

“除夕守岁的宴飧、礼乐均已准备停当；正旦百官朝贺的朝仪顺序、典礼和

鼓乐的安排今天下午太子殿下都审核过了。四夷觐见的名单也请太子殿下过了目，礼宾院今天分别知会了突厥、回鹘、吐蕃、龟兹、大食、于阗、天竺、波斯、昭武康、粟等国来使……”刘奕飞手捧一部纪事簿册，一边朗朗地诵报，一边注意地端详着周梁昆的神情，心中隐隐地泛起股忧虑。刘奕飞在鸿胪寺任职五年有余，对这个顶头上司的精明强干十分了解，深知其精力充沛意志坚强，越是事务繁杂越兴奋投入，常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也丝毫不露疲态。但此刻的周梁昆却显得很异常，脸色灰白，眼神涣散，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。

“周大人，周大人。”刘奕飞结束了汇报，轻轻掩起手中的簿册，看周梁昆没有丝毫反应，不得不提高嗓音唤了两声。“啊?! 好，很好。”周梁昆如梦方醒，朝刘奕飞挥了挥手：“你去吧。今天晚上好好休息，明天开始恐怕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”

“是。”刘奕飞作了个揖，正要转身离去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低声道：“周大人，还有件小事。今天礼宾院来报，说两日前走失了一名突厥语翻译，叫做乌克多哈。”

“哦，乌克多哈？”周梁昆皱起眉头，眼神闪烁不定：“此人我记得，是七年前突厥犯边时被俘获的。因他汉语十分流利，也很守规矩，便征入鸿胪寺任译员，这些年来干得一直不错，怎么突然走失了？”刘奕飞接口道：“是啊。卑职下去询问了一下，说这个乌克多哈算得上咱们这里数一数二的突厥语译者了，颇受重用。圣上，太子，乃至各位王爷，日常接见突厥重要来使，都是让他做的翻译。他为人也一直很安稳，从来没有生过任何事端。两日前突然离开馆舍，不知去向，礼宾院还派人出去找了找，却是一无所获。”

“嗯。”周梁昆沉吟着点了点头，问：“那这次典礼的突厥语翻译安排好了吗？”“请周大人放心，已经另外安排了妥当的人选，不会对新年典仪有影响的。”“好吧。这两日太忙，此事先搁一搁，待新年朝贺过后，如果他还不回来，再报京兆府吧。”

刘奕飞看周梁昆又陷入沉默，便低着头轻轻朝外退去，走到门口，却听周梁昆叫道：“奕飞啊，你先别走。我刚想起来，今晚上还要去东宫向太子殿下汇报典礼的准备情况。我今天的精神不太好，你陪我一起过去吧。”

刘奕飞连忙拱手称是。周梁昆站起身来，领头往堂外便走。一出门，凌厉的寒风扑面而来，两个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因鸿胪寺官衙离东宫非常近，

故而便没有叫车辇，只是并肩匆匆而行。天气太过寒冷，两人都没心思开口说话，脚底下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子，从鸿胪寺出门往北，沿着皇城东侧的墙边甬道经过宾耀门，往左一拐，再走上一小段，就是东宫的宫门了。

因为刚才从灯火耀眼的官衙中出来，城墙下的这条小径愈发显得昏暗，周梁昆低头努力辨别着脚下的路径，不知道为何心中感到莫名的恐惧。天太黑了，没有一丝月光，如果不是西北方向宫城里的点点灯火，这个地方简直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。好在东宫离得实在很近，马上就要到了……

突然，周梁昆听到身边一记闷响，刘奕飞似乎轻哼了一声。周梁昆笑道：“奕飞啊，是不是天太黑，踢到什么东西了？”没有回答。周梁昆不由自主地一回头，正对上刘奕飞扭曲变形的脸，这张脸紧贴在周梁昆的眼前，趁着突然间大放光明的月色，周梁昆只看见一双血红失神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瞪着自己。这已经是一双死人的眼睛了。

周梁昆将刘奕飞朝自己栽倒的身体推开，手里顿时感觉热乎乎的黏湿，他哆嗦着伸手到眼前，殷红的血滴滴答答地往下淌。“啊！”周梁昆终于忍不住从喉间发出一声嘶喊，跌跌撞撞地沿着墙根往前狂奔，他能清晰地感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自己，不紧不慢，不远不近。

守卫东宫宫门和宾耀门的羽林军闻声赶来时，正好看见胸前沾满血迹的周梁昆大人从黑暗的甬道中疾奔而来，一瞧见打着灯球火把的卫队，周梁昆张大嘴，挣扎半晌，才吐出三个字“生死簿！”随后便瘫倒在地上昏了过去。

洛阳城南的尚贤坊中，狄府内已经一片寂静。三更天时，狄仁杰突然从噩梦中惊醒。他自榻上撑起身来，抬手抹去额头上的冷汗，感觉心脏还在因为梦境而激烈地跳动着。书房中漆黑一片，只有一抹微弱的月光透过窗纸照进屋来，隐约映出榻前的一块方砖。狄仁杰呆呆地在榻边坐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摸索着点亮榻边的银灯，闪闪的烛光在眼前跳动起来，榻前的火盆已经熄灭很久了，屋子里冰寒刺骨。

“睡不了了。”狄仁杰轻轻嘟囔着，缓缓从榻上移下沉重的身躯。他感到双腿很麻很胀，腰背一阵阵地酸痛，衰老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来到了他的身上。不久之前，他还是大周朝最受皇帝信赖手握最多实权的宰相大人，年事虽高却精神矍铄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是这一切突然改变了，是由于发生在并州的那桩案子吗？也许吧，然而他狄仁杰一生经历过无数的风雨，面对过几沉几浮，这么一次挫折就会把他打垮吗？何况他最终还是力挽狂澜，让事情得到了最

好的结局。“哼。”想到这里，狄仁杰对自己嘲讽地一笑，“是啊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结局。”从表面上看，他的地位没有动摇，他的睿智又一次得到了印证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“人老多情”，离别和思念，终于让他感到刻骨铭心的创痛，每每在深夜向他袭来，让他了解到自己正在走向垂暮，并且深深地体会到无边的孤独。

“大人。”门被轻轻地敲击了三声，有人在门外小心翼翼地轻声询问。

“啊，是沈将军啊。”狄仁杰招呼着，披上棉袍，缓步走到门前，打开了房门。他的新任卫士长沈槐站在门前，虽是深夜，依然装束齐整，站姿笔挺，手里端着个茶盘。

“哎呀，沈将军，看来我又把你吵醒了。”狄仁杰笑容可掬，赶忙示意沈槐进屋。沈槐略一犹豫，便迈步进了狄仁杰的书房，一边回答道：“大人，您没有把我吵醒，我还没有睡。”说着，顺手把茶盘搁到桌上，将茶杯端到狄仁杰的面前。“大人，您喝茶。”

狄仁杰接过茶杯，微笑着喝了一口，注意到沈槐还站在桌边，便道：“沈将军，请坐啊。”

“这……卑职还是站着吧。”沈槐腼腆一笑，没有动。狄仁杰闻言一愣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沈槐，笑道：“坐吧，坐吧。不要见外，你这样子，我都不自在。”沈槐听他这么说，方才在桌边毕恭毕敬地坐下。

狄仁杰又喝了口茶，将茶杯放回桌上，微笑道：“你住在我书房的隔壁，就会被我打扰到。我一个老年人，睡觉不沉，你们年轻，可不要跟着我熬，万一熬出病来，倒是我的罪过。”沈槐忙道：“大人！您这么说卑职可担当不起。卑职只是在做分内之事。大人，您……刚才是在做噩梦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，梦到了一些往事。”狄仁杰点头道：“沈将军啊，我当真是年老昏聩了，一时竟想不起来你是什么时候到我身边的？是……腊月几日？今天是腊月二十五了吧？”“大人，今天是腊月二十六，沈槐担任您的卫士长，到今天刚好满一个月。”

狄仁杰连连摇头：“人还真是不能不服老啊，眼面前这么点事情都记不清楚，唉。偏偏一些过去的事情，倒是想忘都忘不掉啊。”他又上下端详着沈槐，语带赞赏道：“不过，你这一个月来做得很不错，我很满意。”

“大人！”沈槐欠身欲起，被狄仁杰按住肩膀。狄仁杰仍然微笑着道：“沈将军，你这个卫队长确实当得非常好啊，细心、稳妥、照顾周到。要知道，人和

人是不一样的,情形和情形也有区别。你能到我身边,就说明你我有缘,来日方长嘛。”

沈槐点点头,避开了狄仁杰的目光。沉默半晌,又道:“大人,沈槐有个请求。”“什么请求?”“还请大人今后就直呼卑职的名字吧。”“哦,这样也好。”“谢过大人。”

“今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啊。”狄仁杰拢了拢披在肩头的棉袍:“沈将军,哦,沈槐啊,两日后便是除夕,到时候你要随我去宫中守岁,不能和家里人一起过年了。你和家里打过招呼了没有?”

“大人,卑职的家人均不在神都,不用关照。”狄仁杰一愣,略带歉意道:“哦,是我疏忽了。你来了这一个月,我还没有问过你家里的情况。那你的家人都在哪里?是不是要接过来?”

沈槐摇摇头,苦笑道:“禀报大人,卑职自小便父母双亡,是由叔父抚养成人的。现家中只有一个叔父和堂妹,居住在兰州附近,金城关外的乡野中。叔父身体不好,不能长途旅行,堂妹一直在他身边照料,故而不便接来。卑职只要每年去看望他们一次便可。”

狄仁杰微微颌首:“原来如此。这样也好,今年本阁便与你一起过年了。”望了望窗外,狄仁杰又道:“夜很深了,沈槐啊,快去睡吧。”“是。”

回到自己的房前,沈槐看着隔壁狄仁杰书房里熄了灯,方才推门进屋。一个月来,他常常为自己一时冲动选择了这间屋子而感到后悔。人和人是不一样的……沈槐坐在榻上,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拳头,知难而退可不是他沈槐的个性,来日方长,来日方长。

圣历二年腊月二十六日的寒夜,注定是个多事之秋。后半夜起,刚刚停了一天的雪,又开始纷纷扬扬地飘了起来。天觉寺位于洛水南岸,天津桥西侧,是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寺院。一共六进的深深院落,顷刻间便被完全笼罩在轻盈飞舞的雪花之下,院内前后贯通的小径上,僧人们白天才将积雪扫到旁边的草地上,现时又被铺上了一层新的银装,倒将整座寺院衬得比往常的黑夜里要明亮些。

寺院最里头的小院正中,矗立着一座砖砌的六层宝塔,名唤天音塔。连着半个月的大雪,将这座天音塔从头到底都覆盖上厚厚的积雪。此刻,朔风卷起斗拱、飞檐上的积雪,与四周纷飞的雪花汇成一片,通体银白的宝塔仿佛在漆

黑的夜幕前妖异地舞动着。突然，一点微弱的红光从宝塔底层圆拱形的窗洞里飘出，忽隐忽现，忽明忽暗，摇曳不定。

倏忽间，这点红光不见了，消失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又从二层楼的圆拱窗内射出，然后，是三层，四层，五层，最终停在了塔的最高层。塔中央的圆形桌案上，一支白色的蜡烛被点亮了，惨淡的光晕中，映出张苍白猥琐的脸，土黄色的僧衣包裹着一具肥大的身躯。

这僧人借着蜡烛跳动的微光，从怀里摸出本薄薄的账册样的本子来，手沾唾沫，一页页翻动着，双眼贪婪地紧盯着黄色的纸页，嘴里还念念有词地低声嘟囔着什么。也不知道看了多久，他忽然被身后发出的响声惊动，急忙警惕地回头张望，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。他又侧耳倾听，只有呼啸的风声，僧人稍稍镇定了下心神，正哆嗦着想把手中的簿册收起来，烛光下突然出现一片大大的阴影。

“圆觉……”僧人乍听到这声呼唤，连连倒退了好几步，惊恐地直瞪着眼前那个黑影，这黑影向他越靠越近，嘶哑的声音继续没有高低起伏地呼唤着：“圆觉，圆觉，圆觉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你，你，你想干什么？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”圆觉脸色惨白，他已经退到了墙边，脊背靠上了拱形窗楣，旋转的雪花扑上他光秃的头顶，寒气刹那间侵入五脏六腑，宛如死亡的气息，冰冷森严。

那黑影显然没有把圆觉绝望的呼喊当回事，继续一步步向他靠近，就在他来到圆觉近前的一尺之遥，圆觉猛一转身，抬腿踏上窗楣，嘴里发出一声绝望的狂呼，便纵身而下，寒夜中土黄色的僧袍被风雪激起，像一双张开的羽翼，带着圆觉的身躯飘飘荡荡，砸落在天音塔旁的雪地上时，竟只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，立即就被狂风骤卷而去，就连前院值夜的僧人都丝毫未曾察觉。

直到第二天清晨，圆觉的尸体才被早课的僧人们发现，已然冻得僵硬如石，连血迹都凝结成了红色的冰柱。他的身边散落着几页黄色的破纸片，模模糊糊地可以分辨出些许字迹，似乎是用小篆反复书写的“生”和“死”这两个字。

当然，对绝大多数正投入在岁末狂欢中的人们来说，“死”这个字离得实在太远了，远到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，根本不值得去考虑。他们只想尽情享受“生”的欢乐，并妄图将这生之乐趣延长到无限，伸展至永恒。

洛阳城内从来不缺少寻欢作乐的场所，特别是南市旁的温柔坊，聚集着神

都乃至整个大周最奢侈豪华的酒肆和妓院，这一个月来，整座街坊内，围炉饮宴，歌舞升平，猜拳行令，男欢女爱，家家的生意都特别兴隆。神都夜间的宵禁越发助长了彻夜狂欢的气氛，既然出不了街坊回不了家，那么就干脆把这里当作临时的家吧！

吏部侍郎傅敏和几名同僚的夜宴，从腊月二十六一直持续到了腊月二十七的凌晨。喝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几个人或躺或卧，神志都有些模糊了，但仍然没有人愿意提出散席。醉了便睡上半个一个时辰，困了便和身边的酒妓玩闹一回，既然东方尚未发白，户外还是凄雪苦寒，这个暖炉生烟、酒香扑鼻、满桌佳餍、美女围绕的所在就是天堂了。

傅敏就着身旁美姬的手，又干掉一杯佳酿，斜眯着眼，口齿不清地道：“你们这些女人，越发的不像话了。说是围的肉障，我怎么一点儿暖气都不觉得呢？呃，你说！”

他身边的那名美姬胡女打扮，生得妖艳异常，听他这么说，便伸手去扯胸前的葱绿抹胸，一边叱道：“呸！你个滥淫色鬼！我们怎么不像话了？从昨晚上伺候几位到现在，我们哪里不凑趣哪点不尽心？你不觉得暖？这满头的汗哪里来的？！你要暖不是吗？好啊，把手伸过来，这里够暖！”说着就把傅敏的手往自己的怀里扯，那傅敏便借着酒劲直倒在她的身上，两人即刻黏在一处，丑态百出。

厮闹了一阵子，傅敏推开美姬，探身去拉左右两边呼噜打得正酣的同僚：“起来，起来！天还没亮呢，睡什么睡？！这么点酒就倒了？不像话！”那两人被他吵醒，摇头晃脑地挺起身来，各自又倒了几杯酒下肚，迷迷糊糊地问：“呼卢射覆，俗的雅的都玩腻了，还有啥好玩的？再来点儿提神的，咱们可实在撑不下去了。”

那胡妆美姬轻拢散落额头的秀发，娇笑道：“要不咱们玩藏钩吧？”傅敏连连摇头：“女人的玩意儿，无趣！无趣！”那美姬嗔道：“虽说是女人的玩意儿，若藏的是件要紧东西，玩起来还是很有趣的。”说着，她纤手一扬，手中亮闪闪一粒明珠，晃得几个人情不自禁眯起眼睛。

“不好！”傅敏低呼一声，劈手过去抢，那美姬倒也身手矫健，一扭腰藏到金漆牡丹屏风后面，嘴里说着：“这东西很要紧吧？是不是你那夫人给你的信物啊？知道你娶的是梁王爷的妹妹，身份高贵着呢，脾气也大得很吧？你回去要让她发现没了这物事，傅老爷就有河东狮吼听了！”

“不要脸的小媳妇！”傅敏笑骂，“我会怕她？老爷我最不怕的就是女人！尤其是姓武的女人！”

“哟！傅老爷可不带这么说话的，您不要命，咱们还想多活几年呢！怎么，这藏钩你倒是玩不玩啊？要不玩，这珠子可就算赏给我了。”“玩！玩！”傅敏忙道：“我的亲亲，你说，怎么玩法？”

“这个嘛，好办。如今就咱们大伙儿一起藏，你一个人来猜。先把灯熄了，待我们藏好了珠子，你等亮起灯来猜。”“行！”

屋子里的灯烛瞬间灭了，傅敏听到身旁窸窸窣窣的一阵乱响，心中只觉好笑，等了一会儿，声音停止了，死一般的寂静突然笼罩在头顶，傅敏隐隐感觉到一丝不安，忙问道：“藏好了没？藏好了就亮灯啊。”没有回答，仍然是一片肃静。但是，又似乎有沉重的呼吸声紧贴在耳朵旁边响起来。

傅敏的背上开始冒汗了，他强作镇定，提高声音再喊了句：“烟儿，好烟儿，别胡闹了！快点灯啊。”屋子里还是毫无动静，依然是漆黑一片。傅敏颤着手去摸蜡烛，却碰到了一只温软的拳头，傅敏笑了：“小贱人！你吓不倒老爷我，快把手张开，让我摸摸珠子在不在里面？”拳头慢慢张开了，傅敏摩挲着，脸上不觉挂起淫亵的笑容，正摸着，猛然觉得掌心一记刺痛，他刚想开口骂人，冰冷的麻痺感就席卷了全身。

灯亮起来了，屋内只有傅敏一人，如泥雕石塑般端坐在正中，脸上依然挂着那副令人作呕的笑，眼珠泛出惨白。他面前的地上，一颗明珠闪着耀眼的光芒，下压几片碎纸，依稀可辨的几个字：“生”、“死”。

腊月二十七日晨，洛阳城门刚刚开启，新任大理寺卿曾泰大人的马车就飞驰而入。他匆匆到吏部报了到，便马不停蹄地往城南尚贤坊内的狄府赶去。马车沿着冰封的洛水一路疾驰，曾泰探头出去张望，却见洛水的两岸都堆着厚厚的积雪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几座桥上往来穿梭，毕竟是过年的大节期，严寒冻不住人们辞旧迎新的热情，枯黄的树枝上都挂上了大红色的条幅，给肃杀的冬景平添了几分喜气。

銮铃声动，马车掉头跑入里坊。只见街道两侧的家家家户户都将门面修葺一新，挂上了桃符辟邪，考究些的还饰以大红布帘，在一片银装素裹中犹如跳动的火焰，传递着喜悦、满足和期待。

曾泰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神都的迎新街景，马车突然一个骤停。曾泰给晃得重重倒在车厢后壁上，他赶忙撑起身一边问着：“什么事？”一边撩起车帘。赶车的家人没好气地回头道：“老爷！您看看，快过年了，这些小孩子都没人管了，四处乱跑！要不是我缰绳勒得快，差点儿就撞上！”

曾泰顺着家人的手往前看去，果然是一帮七八岁的小孩，傻乎乎地站在马车跟前，显然给吓得不轻。曾泰笑道：“喂，小孩子们贪玩嘛。没撞上就好，走吧。”

一个稍大点的男孩领着其余的孩子让到路边，家人抖了抖缰绳，马车徐徐前行。只听得身后那群孩子咯咯笑着，清脆的童音唱起了歌谣：

生死簿，定生死。
黄泉路，躲不得。
红黄忠，黑紫奸。
入鬼籍，住阴司。
生死牌，招魂魄。
阎罗殿，判善恶。
枉死怨，无土恨。
地狱变，难超生。

曾泰听着听着，眉头不由越皱越紧，童谣的声音渐渐远去，车前的家人大声嚷道：“老爷，这神都孩子都唱的什么歌子啊？听着多惨人！大过年的，怎么这么不吉利！”曾泰沉思着，没有回答。

马车停在狄府门前，曾泰刚一下车。大管家狄春便笑容满面地迎上来：“曾大人，咱老爷一大早起就等着您呢。他说，您今天一进洛阳城，就得过来！这不，午饭都给您预备好了。”

曾泰急忙往里走，一边也笑道：“真是什么都不出恩师所料啊！狄春啊，恩师这一向可好啊？”“老爷挺好的。”狄春回答道：“皇上吩咐非军国大事不可麻烦阁老，并准咱老爷十天才上一次朝，所以这阵子也不像过去那么忙了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恩师年事已高，本来就不宜过度操劳，也该养着些了。”说着两人已来到狄仁杰的书房前。看到狄仁杰站在书房外的台阶上含笑等待，曾泰顿时激动得眼含热泪，喊了声“恩师”紧赶几步上前，纳头便拜。